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
一至三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徐苞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二

資治通鑑後編

編年類

提要

臣等謹按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

國朝徐乾學撰乾學有讀禮通考已著錄是編
以元明人續通鑑者陳經王宗沐諸本大都
年月參差事跡脫落薛應旂所輯雖稍見詳
備而如改宋史周義成軍為周義以胡瑗為

朱子門人疎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
乃與鄞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
排比正史參考諸書作為是編草創甫畢欲
進於朝未果而沒今原稿僅存惟闕第十一
卷書中多塗乙刪改之處相傳猶若璩手蹟
也其書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迄順帝至正二
十七年凡事蹟之詳畧先後有應參訂者皆
依司馬光例作考異以折衷之其諸家議論

足資闡發者並採系各條之下間附己意亦
依光書之例標臣乾學曰以別之其時永樂
大典尚處藏秘府故熊克李心傳諸書皆未
得窺所輯北宋事迹大都以李燾殘帙為稿
本援據不能賅博其宋自嘉定以後元自至
順以前尤為簡畧至宋末顯昺二王皆誤沿
舊史系年紀號尤于斷限有乖又意求博贍
頗少翦裁如西夏姻戚之盛備叙世系慶元

偽學之禁詳載謝表元末事蹟多採輟耕錄
鐵崖樂府敘書藝則稱其日寫三萬字紀隱
居則述其懷抱幾時閒無闕勸懲徒傷煩冗
又載元順帝初生之事過信庚申外史尤涉
鑿空然其衷輯審勘用力頗深故訂誤補遺
時有前人所未及如宋史富弼傳以樞密使
出判揚州今據宰輔編年錄改作河陽余介
傳淳祐十三年及元人戰于嘉定今據家傳

改作十二年元末寇陷淮安本紀首尾不具
今從王逢梧溪集定作趙國用至正十六年
張士誠陷湖州本紀作二月今從明實錄作
四月皆按文數實信而有徵又是時乾學方
領一統志局多見宋元以來郡縣舊志而若
璩諸人復長于地理之學故所載輿地尤為
精核如宋王堅之守合州則采四川總志年
子才之諫張燈則采西湖遊覽志而明人紀

事之書若劉辰國初事跡吳寬平吳錄之類亦並從附載以資考證年經月緯犁然可觀雖不能遽稱定本而以視陳王薛三書則過之遠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

趙上章君辨正月
計廿七日凡古年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

諱匡

姓趙氏

涿郡人

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

世祖朓唐幽都令生

世祖朓唐幽都令生

世祖朓唐幽都令生

世祖朓唐幽都令生

世祖朓唐幽都令生

世祖朓唐幽都令生

松林司徒馬軍都指揮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

於洛陽

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

以謂之香孩兒

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初應募居周祖帳下世宗嘗閱文

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
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世宗疑之乃命匡彊代
馬及奉帝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軍節度使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北漢引契丹入
寇周帝命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趙匡
彊領宿衛諸將禦之匡彊掌軍政六年士卒服其恩威
數從世宗征伐淳立大功人望歸之至是主少國疑將
士陰謀推戴壬寅殿前副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太原
慕容延劍將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之軍中知星者河中

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謂匡胤親
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
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
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其事白匡胤
弟內殿祇候供奉官都知匡義考異案王偁東都事畧
薛氏王氏皆同惟李燾續通鑑長編楊仲良皇朝通鑑
紀事本末作匡乂宋史太宗本紀亦云初名匡乂今姑
從匡及歸德節度掌書記薊人趙普普初見顧德
三年二月語未竟諸將露刃突入大言曰軍中定議欲冊太尉為天子

匡義普同聲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審圖且外寇壓境盍先攘之諸將不可曰事變未可知但當亟入京城策立太尉破賊不難也匡義因語諸將曰興王易姓雖云天命實繫人心汝等各能嚴飭軍士勿令剽刦都城人心安則四方自定汝等亦可共保富貴矣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衛隊軍使郭延贊馳告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審琦審琦初見
顯德三年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匡胤者將士環列待旦匡胤醉卧初不省甲辰遲明

諸將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
子匡胤驚起未及應即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披乘馬
南行匡胤度不得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
立我為天子能從吾命則可不然不能為若主也衆下
馬曰唯命匡胤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不得驚犯
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庫及士庶家不得掠
掠用命有厚賞違不汝貰也皆應曰諾乃整軍自仁和
門入秋毫無犯市不易肆乙巳入汴先遣客省使大名

潘美見執政諭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時宰相方就

食閣中聞變范質

質宗城人初見開運元年執王溥

溥榆次人初見乾祐二年手

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

能對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太原韓通

通初見顧德元年

自

內庭惶遽奔歸將率衆備禦散員都指揮使王彥昇

彥昇

初見顧德三年遇通於路躍馬逐之馳入其第殺通及其妻子

考吳蘇轍龍川別志言韓通以親衛戰閼下敗死按通倉卒被殺未嘗交鋒今從續通鑑長編諸將翼

匡胤登明德門匡胤令甲士還營退歸公署釋黃袍有

頃諸將擁范質等至匡胤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
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
對列校羅彥瓌按効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
質等相顧不知所為王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

考異

司馬光記聞云質願誚讓太祖王偁東都事畧范質傳
既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陳極
通鑑續編云范質以義讓匡胤薛應旂宋元通鑑亦載
質讓匡胤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骨肉未寒而太尉若
此奈先帝何按王溥降階拜質亦從之拜安肯侃侃
以大義責宋祖乎長編及宋史並無此語今不取質
曰古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遂請匡胤詣崇

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學士承旨

新平陶穀

穀初見乾

袖中出周帝禪詔

詔曰天生烝民
樹之司牧二帝

惟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揆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畧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於有德謳歌徵歸於至仁應天順人法先禪舜如禪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宣徽使引匡胤就龍墀北面拜受

宋史及實錄並無宣徽使姓名疑即晉居潤也

宰

相挾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為

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宮

考異龍川別志言太祖脫甲詣政事堂范

質見太祖首陳禪代議又東都事畧范質傳質曰太尉既以禮受嬗則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子與飛龍記司馬光記聞朔記等所載都不同按太祖實歸府第將士即擁范質等至質等見太祖必不在政事堂其約束將士不得加無禮於太后少帝固先定于未入城時非緣質請也惟執玉溥手出血及光所記質不肯先拜當得其實乙巳詔定有天下之號曰宋因所領節度州名也改元大赦內外馬步軍士等第優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齋諭天下其諸道節度使別以詔賜焉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蘇轍曰予觀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

金石錄卷一
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
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
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焉

戊申贈周韓通為中書令以禮葬之初通與帝同掌宿
衛軍政多決於通通性剛愎衆情不附謂之韓瞞眼其
子頗有智畧見帝得人望勸通早為之所通不聽卒及
於難帝怒王彥昇專殺將斬以徇已而釋之然終身不
授節鉞考異記聞云上初欲斬王彥昇以初受命故不
忽然終身廢之不用蓋誤也但不授節鉞耳

賜唐主李景詒書 辛亥論翊戴功以殿前都指揮

使石守信為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
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高懷德為義成節度使殿
前副都點檢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張令鐸為鎮安
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殿前都虞侯王審琦
為泰寧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張
光翰為寧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右
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餘

領軍者並進爵

考異虎捷宋史作龍捷誤案王海云國初張光翰虎捷左廂趙彥徽右廂都指揮使今從之

癸丑放周顯德中江南降將周成等三十四

人歸於唐

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丁巳命宗正少卿

郭玘祀周廟及嵩慶二陵因著令以時朝拜

先是周

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韓令坤

令坤初見顯德二年領兵巡北邊慕

容延釗復帥前軍至真定帝既受禪遣使諭延釗令坤

各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已未加延釗殿前都點檢

昭化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令坤侍衛馬步軍都指

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宰相表請以二月十六日為長春節帝生
日也

壬戌以趙普為右諫議大夫樞密

直學士初上領宋鎮普為書記與節度判官劉熙古觀

察判官呂餘慶攝推官沈義倫皆在幕府至是普以佐

命功遷乃召熙古為左諫議大夫餘慶端明殿學士義

倫戶部郎中癸亥以符彥卿守太師雄武節度使王

景守太保封太原郡王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彊殷守

太尉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守太傅餘領節鎮者並進爵

甲子皇弟匡義加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 辛國子

監 立宗廟詔百官集議已巳兵部尚書張昭

昭初見
乾祐二

年等上奏曰謹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

始祖也有商改國始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

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王武王也漢初立

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

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

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

追尊高曾祖禰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制可於是定宗廟之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皆寶儀所定也

朱熹曰太祖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後或言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者臣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蓋不必親為

之然後為盛也

鎮州郭崇報契丹北漢軍皆遁唐主景遣使誅鍾謨

於饒州詰之曰卿與孫晟同使北晟死而卿還何也謨

頓首服罪縊殺之并誅張巒於宣州

謨流饒州巒貶宣州副使去年十月

事二月乙亥尊母南陽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安

喜人治家嚴毅有法生五子

匡濟匡胤光義光美
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

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及尊為皇太后

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

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
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誠尊苟或失
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加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上侍周三相並以優禮質
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加侍中
溥自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加司空
仁浦自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右
僕射自唐以來三大館職皆宰臣兼之首相昭文次監

修次集賢宋因焉質溥尋皆罷參知樞密又加樞密使
吳延祚同二品以廷祚父名璋避平章故特加同二品舊制凡大政事必

命宰臣坐議從容賜茶乃退唐迄五代猶遵此制及質等為相自以周朝舊臣內存形迹又憚帝英睿乃請每事具劄子進呈取旨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已卯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丙戌長春節賜羣臣衣各一襲宰相率百官上壽賜宴相國寺中書舍人扈蒙權知貢舉庚寅奏進

士合格者楊礪等十九人自是歲以為常 辛卯大宴
於廣德殿凡誕節後擇日大宴自此始 前鄉貢三傳
孫蘭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門人有被黜退者蘭乘
醉突入貢院誼譁下吏案之壬辰蘭決杖配商州 三
月乙巳改天下郡縣之犯御名廟諱者 丙辰唐主景
遣使來賀登極 南漢宦者陳延壽言於南漢主曰陛
下所以得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南漢主以為然丁
巳殺其弟桂王璇光 記 晏司馬 马據
吳越王俶遣使來賀

登極唐主景復遣使來賀長春節宿州火燔民廬舍

萬餘區遣中使安撫之壬戌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

皇后謚高祖朓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妣崔曰文

懿曾祖珽曰惠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妣桑曰惠明皇

祖敬曰簡恭廟號翼祖陵曰定陵妣劉曰簡穆皇考弘

殷曰昭武廟號宣祖陵曰安陵壬戌定國運受周木

德因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先是北漢誘代北諸

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是月定難節度使李

彞興言遣都將李彞玉進援麟州北漢引衆去彞興即
彞殷也避宣祖諱改焉 夏四月癸酉兼判太常寺竇
儼請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
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
音安以樂之義詔行之 遼人入寇棣州刺史何繼筠
追破其衆於固安獲馬四百匹 帝加周昭義軍節度
使太原李筠中書令筠初見天福十二年七月使者至潞州筠即欲
拒命左右切諫乃延使者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象懸

廳壁涕泣不已賓佐惶懼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常幸母怪北漢主筠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筠遂遣守節入朝伺動靜帝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矍然頭擊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帝曰吾聞汝數諫汝父不聽故遣汝來欲吾殺汝耳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既為天子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馳歸告筠筠遂令幕府為檄數帝罪癸未執監軍

周光遜等送北漢納款求援又遣兵襲澤州殺刺史張
福據其城從事閻卽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
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
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
聲大義於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丙戌昭義變聞
樞密使吳延祚言於帝曰潞州巖險賊若固守未可以
歲月破然李筠素驕易無謀宜速引兵擊之戊子遣石
守信高懷德率前軍進討帝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

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考異石守信出軍續通鑑長編及宋史在戊子實錄

在癸巳戊子四月十九日癸巳二十四日今從其近者帝召三司使張美調兵食

美初見顧德二年

美言懷州刺史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儲

備以待王師帝亟令授令琮團練使宰相范質曰大軍
北伐藉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遂升懷州為團練以令
琮充使焉

富弼曰太祖賞功任人深得其術以令琮儲蓄待王
師故有團練之命用賞其勞又以移別郡則他官未

練其事遂升本州使名以授之恩寵如是之異其人
得不盡力乎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帝降服出次百官各守其司

庚子命宣徽南院使昝居潤居潤初見顯德元年赴澶州廵檢殿

前都點檢鎮寧節度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留後太原王

全斌

全斌初見天成元年考異案宋史新編王全斌傳全斌未討筠之先官至相州留後非節度使也

宋史太祖本紀作彰德軍節度使非是今從長編

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高懷

德會辛酉以洛州團練使博野郭進為本州防禦使

燕西山巡檢備北漢也李筠請北漢主鈞舉軍南下已為前導鈞即曰大閻傾國自將將出左僕射趙華諫曰李筠舉事輕易事必無成陛下掃境內赴之臣未見其可也鈞不聽行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迎謁鈞封筠西平王贊拜不名坐宰相上筠見鈞儀衛寡弱內甚悔之又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負而北漢與周世仇鈞聞筠言亦不悅筠將還鈞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乃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而自率衆三萬南出石守信等

破之于長平又攻拔其大會寨甲辰詔奪筠官爵丙午幸宰相魏仁浦第視疾已酉西京作周六廟成遣光祿卿郭玘奉遷神主乙卯忠正節度使楊承信來設宴于廣政殿自是即以為例承信初見天福三年丁巳詔親

征以樞密使吳延祚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呂餘慶副之皇弟光義為大內都點檢遣韓令坤率兵屯河陽

己未帝發大梁壬戌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拱初見廣順二年嘗訓改名勸帝濟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擊之稽留決旬則

其鋒益熾矣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未

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克帝納其言

丁卯石守信高懷德破筠軍三萬餘衆於澤州南獲北

漢河陽節度使范守圖殺盧贊筠遁入澤州嬰城自固

是月永安節度使折德扆破北漢沙谷寨斬首五百

級德扆從阮之子也

考異 實錄在六月甲午據奏至日
也宋史因之今從長編德扆初見乾

祐三年從阮初
見開運二年六月己巳朔帝至澤州督軍攻城逾旬

不下帝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乂

全乂初見廣順三年問計

全人請併力急攻遂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臂全人拔
鎧進戰帝親帥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獲
北漢宰相衛融宋史作魏融誤甲申免澤州今年田租乙酉進

次潞州丁亥筠子守節以城降赦之陞單州為團練用
守節為使是日帝入潞州宴從官於行宮辛卯大赦免
附潞三十里今年田租錄陣歿將校子孫丁夫給復三
年筠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筠筠
即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為吾曹增福爾筠遽釋

之北漢主鈞聞筠敗遁還晉陽謂趙華曰李筠無狀

卒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耳癸巳

安國節度使李繼勲來朝乙未命為昭義節度使

繼勲初見

顯德三年丁酉帝發潞州秋七月戊申至京師初衛融

被執帝詰融曰汝教劉鈞助李筠反何也融對曰大吠

非其主臣誠不忍負劉氏且云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

為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帝怒命左右以鐵錤擊

其首流血被面曳出將戮之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

忠臣也釋之以良藥敷其瘡因使致書北漢主求周光

遜等約亦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亥以融為太府卿

七月壬子幸宰相范質第視疾前司空趙國公李

穀初歸洛陽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萬他物稱

是穀受之及筠叛穀憂恚發病乙卯卒帝為廢朝一日

贈侍中穀為人厚重剛毅雅善議論辭氣明暢尤能知

人汲引寒士多至顯位戊午宴韓令坤等於禮賢講

武殿賞平澤潞功也初成德節度使金城郭崇

崇初見天

福二聞帝受禪追感周室恩遇時或涕泣監軍陳思誨

陳思讓汾州人初見天

福六年思誨具弟也

密奏其狀且言常山近邊宜謹

備之帝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此蓋有所激發耳遣使

覘之崇憂懼失據觀察判官辛仲甫曰公首效誠節且

軍民處置率循常度朝廷雖欲加罪何以為辭使者至

但率官吏郊迎盡禮致恭淹留伺察當自辨明矣崇如

其言使者歸奏崇無他

考異東都事畧宋史新編郭崇傳言崇方對賓屬坐池亭飲博

城中晏然不言仲甫為崇籌畫事

辛仲甫傳亦不言此事今從長編

帝喜曰我固知崇不

反也 以晉居潤權知鎮州初以知州易方鎮也

考異本傳

及皇朝大事紀九朝備要皆載居潤權知鎮州而長編有郭崇入朝帝命為宣徽南院使權知鎮州疑有先後不應亦載是年七月內及考崇本傳並無此事則為居潤無疑也

乙丑唐主景進白

金賀平澤潞 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閥所掌兵簡其驍

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獁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憲唐以來藩鎮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

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

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

設仗衛行入閣儀置待制候對官賜廊下食

入閣唐制
起于天寶

明皇以無為守成詔晏朝喚仗百官從容至閣門入蓋唐前舍元殿非至正大朝會不御次宣政殿謂之正衛每坐朝必立仗於正衛或御紫宸殿即喚正衛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故謂之入閣其後遂為常朝之儀五代以來既廢正衛立仗而入閣亦希濶不講至是復行之然御前殿非唐舊矣崇元殿即大慶殿前殿也待制候對者亦唐制也每正衛待制官兩員正衛退後又令六品以下於延英候對皆所以備顧問其後每入閣即有待制次對官後唐天成中廢至是亦復行之廊下食起唐貞觀其後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

之廟食唐末寢廢但於入
閣起居日賜食今循其制

庚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

南吳越朝貢使皆預焉

保義節度使袁彥聞禪代日

夜繕甲治兵帝慮其為變命潘美往監其軍美單騎入

城諭令朝覲彥即治裝上道帝喜謂左右曰潘美不殺

袁彥成吾志矣丙子徙彥為彰信軍節度使以忠正

節度使楊承信為護國軍節度使承信至河中或言其

謀反帝遣作坊副使魏丕賜承信生辰禮物因察之還

言承信無反狀承信因是獲沒於鎮忠武節度使張

永德

永德初見
乾祐三年

徙武勝節度使入覲從遊玉津園時帝

將有事於北漢密訪策畧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可倉卒取也臣愚以為每歲多設遊兵擾其田事仍發間使謀之先絕其援然後可圖帝曰善

甲申立琅琊郡夫人王氏為皇后后華池人彰德節度

使饒之女也

饒初見天福
十三年八月

丙戌作新權衡頒天下禁

私造者

考異李燾曰十九日本紀即云頒新量衡
於天下按此但新造未頒也今從本志

戊

子以趙普為兵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帝之征澤潞也普

請行帝笑曰普豈勝甲胄乎至是師還論功帝曰普宜

在優等遂還是職 荆南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南

平貞懿王高保融寢疾以其子繼元弱未堪承嗣命其

弟行軍司馬保勗總判內外軍馬事甲午日據曾頤渤海行年記

保融卒保融性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始衰 乙未

唐主景遣使來賀帝還京 壬寅昭義節度使李繼勲

焚北漢平遙縣 丙午御崇元殿備禮冊於四親廟

己酉中書舍人趙行逢坐從征避難徙房州司戶參軍

帝之親征澤潞也山程狹隘多石帝自取數石於馬上抱之羣臣六軍皆爭負石開道行逢憚涉險僞傷足留懷州不行及師還行逢當入直又稱疾請於私第草制帝怒下御史府劾其罪而黜之 周檢校太尉淮南節

度使滄人李重進

重進初見廣順二年七月

周太祖甥也始與帝俱

事世宗分掌兵柄以帝英武心憚之恭帝嗣位重進出鎮揚州及帝受禪命韓令坤代重進重進請入朝帝賜詔止之重進愈不自安李筠舉兵澤潞重進遣其親吏

翟守珣間行與筠相結守珣潛求見帝言重進陰懷異志帝厚賜守珣使說重進稍緩其謀無令二凶並作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帝既平澤潞隨欲經畧淮南徙重進為平盧節度使又遣六完使陳思誨齎鐵券往賜以慰安之考異陳思誨持鐵券往賜舊錄在庚戌新錄在壬子今從舊錄重進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不敢納帝聞重進舉兵命石守信為揚州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王審琦為副李處耘

為都監宋延渥為都排陣使帥禁兵討之
寧國軍節度使吳延福吳越王倣之舅也或告延福有異圖庚申
倣遣內牙指揮使薛溫以兵圍其第收延福兄弟五人
睦州刺史延遇恐懼自殺左右勸倣殺延福兄弟倣流
涕曰先夫人之同氣也吾安忍置法但除名徙諸州卒
全母氏之族

延福初見廣順二年

癸亥詔削奪李重進官爵

詔文武常參官請病告過三日有司以名聞遣太醫診
視是月吳越始榷酒酤

考吳越備史榷酤在建隆二年九月今從長編

初李筠之叛遣使邀建雄節度使楊庭璋庭璋姊故周祖妃也帝疑其有異志命鄭州防禦使信都荆罕儒罕儒

冀州人初見顯

罕儒

德六年十二月為晉州兵馬鈐轄使伺察之罕儒每入

府中從者悉持刀劍欲圖庭璋庭璋開懷接納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會有詔召庭璋赴闕庭璋即日單車就道冬十月己巳徙庭璋為靜難節度使壬申河決

棣州厭次縣又決滑州靈河縣乙酉晉州言兵馬鈐轄荆罕儒領千餘騎抵北漢汾州城下焚其草市而還

夕次京土原北漢主遣大將郝貴超領萬衆來襲黎明
及之罕儒遣都監閻彥進分兵以禦罕儒錦袍裹甲據
胡牀饗士方割罕臂臑以食聞彥進小郤即上馬麾兵
徑犯其鋒北漢人攢戈脊之罕儒墜馬被獲猶格鬪手
殺十餘人乃遇害北漢主素畏其勇欲生致罕儒及聞
其死求殺罕儒者戮之帝聞罕儒戰歿痛悼不已擢其
子守勲為西京武德副使責將士不用命者黜二人斬
二十九人罕儒輕財好施在泰州有煮鹽之利歲入鉅

萬詔聽十收其八用猶不足家財入有籍出不問其數
勇而善戰常欲削平太原志未果而及於敗人皆惜之
富弼曰太祖朝邊將戰沒降黜別將誅戮翊兵威令
如此將帥自然盡力今西邊用兵大將如劉平任福
輩戰沒朝廷不罪親兵但加存恤軍法不振所以久
而無功

帝問趙普以揚州事宜普曰李重進守薛公之下策昧
武侯之遠圖憑恃長淮繕修孤壘外絕救援內乏資糧

宜速取之帝是其言丁亥下詔親征以光義為大內都
部署吳延祚權東京留守呂餘慶副之 庚寅帝發京
師百司六軍並乘舟東下甲辰次泗州捨舟登陸命諸
將鼓行而前丁未次揚州城下即日拔之初城將陷重
進左右勸殺陳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
何益即縱火自焚思誨亦為其黨所害帝入城戮同謀
者數百人重進兄重興初聞其叛即自殺弟重贊及其
子延福並戮於市己酉賑揚州城中民人米一斛十歲

以下半之脅隸為軍者賜衣屨遣還庚戌詔重進家屬
部曲並釋罪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
曰北門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
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
卿當諭以朕意免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帝嘗召儀草
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坐郤立不進帝遽索冠帶
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帝斂容
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乙卯唐主景遣左僕

射嚴續來犒師

續初見開運三年

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鑑

戶部尚書馮延魯

廷魯延已弟初見天福八年

來買宴

考異續通鑑作置宴誤今

從陸游南唐書

帝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何故與吾叛臣交通

延魯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預其反謀帝詰其故延

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主令人語之曰男子不得

志固當反但時有可有不可陛下初立人心未安交兵

上黨當是時不反今人心已定乃欲以揚州數千散卒

抗萬乘之師借使韓白復生必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

相資重進卒以失援而敗帝曰雖然諸將皆勸吾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陛下神武御六師以臨小國蕞爾江南敢抗天威然國主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棄數萬之衆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風濤不測苟進未克城退乏糧道亦大國之憂也帝笑曰聊戲卿耳豈聽卿遊說耶考異龍袞江南野錄載延魯對帝語乃真以為如此拒重進不知乃飾說也又陳彭年江南別錄云太祖笑曰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于此今從十國紀年帝使諸軍習戰於迎鑾唐主懼甚其小臣杜著薛良來奔且獻

平南策帝惡其不忠命斬著良配隸廬州牙校唐主乃
火安十二月己巳帝發揚州丁亥至京師辛卯唐
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稱藩從效初見開運三年帝初即位欲陰

察羣情鄉背頗微行或以為諫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
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
不能害我既而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
禁也帝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
考異

三聖寶錄載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案繼恩開寶中
始賜姓名累遷內侍行首建隆初未也今止稱左右

帝曰爾謂天子容易耶屬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彈雀於後苑或稱有急事請見帝亟見之其所奏廼常事耳帝怒詰之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帝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拾齒置懷中帝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帝悅賜金帛慰勞之 遼宋王舍音謀反事覺辭連其父李胡遼主環殺之於獄李胡太祖第三子也後追謚章肅皇帝 初作受命寶鑄宋通元寶錢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

起重光作垂正月盡立歲
閏戊六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建隆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退羣臣詣皇
太后宮門稱賀壬寅幸造船務觀習水戰太僕少

卿王承哲坐舉官失實責授殿中丞 己酉帝御明德

門觀燈宴從臣江南吳越使皆與焉 周顯德末遣官

度民田多為民所訴至是帝謂宰臣曰度田本欲勤恤
下民而近者弊愈甚今當慎選其人以副朕意丁巳分

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 詔浚蔡渠通淮右之漕也

以右領軍陳承昭督其役

蔡渠後改為惠民河
承昭初見顯德四年

己未

遣郭玘饗周廟 甲子斬澤州刺史張崇詰以其黨李

重進也 監修王溥等上唐會要一百卷

唐德宗時蘇冕始撰會要

四十卷 武宗時崔鉉又續四十卷 溥等於是采宣宗以降故事共勒成一百卷 詔藏史館 遣

使賜錢倣戰馬二匹 羊五十羣 驳三十 二月丙寅幸飛

山軍營閱礮車 遼主釋其弟宋王舍音於獄 辛未

浚五丈河通東北之漕也 亦命陳承昭督之 汝都仰給

漕運歲調丁夫浚河糧皆自齊帝初即位即詔官給其食

至是復謂侍臣曰煩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為開導溝洫

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

後改為廣濟河

荆南高保勗進黃金

什器 丁丑唐主景遣使來賀長春節 己卯命通事

舍人王守貞使江南勞唐主遷都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帝於是遣常參官分主其事仍出公票賜彥卿以媿其心乙卯詔禁民二月至九月無得採捕彈射著於令令文武官及百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是月唐主景遷都南昌南唐建南都于洪州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守建康洪州迫隘宮府營廨十不容一二羣臣日夜思歸唐主悔怒欲誅始謀者北望金

陵鬱鬱不樂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慚懼發瘍卒

鎬初見顧

德六年七月考異江南野史云嗣主怒鎬阿旨欲致極法鎬懼縊死五代史及李素長編云發病卒今

從南唐書

三月丙申內酒坊火坊與三司接火作之夕役

夫突入省署盜官物上以酒坊使左承規等縱其為盜

斬酒工五十人承規等皆棄市

考異按長編云乘火為盜者五十人擒斬三十

八人則非徒夫也又云左承規等坐以酒工為盜棄市其說與鄭公寶訓所載相反蓋作坊與三司接酒工秉火入三司省署盜官物也別盜安得至此酒工既為盜則應斬酒坊使縱下為盜則應棄市其事甚明白長編

支離舛錯

今從寶訓

富弼曰先朝行威令雖不為常法蓋取凶暴者行之
以警於衆使人畏懼不敢有犯是因威刑以至于
省刑也

辛亥以雄武節度使太原郡王挾人王景為鳳翔節度
使充西面沿邊都部署景起兵伍性謙退每朝廷使至
雖卑位皆盡禮或言王位尊崇不宜過自損抑景曰人
臣重君命固當如此我惟恐不謹耳至是自秦州來朝
帝優待之宴賜加等復遣鎮鳳翔 北漢寇麟州防禦

使楊重勲擊走之重勲即重訓也避周恭帝諱改今名

重訓初見廣順二年顯德四年從麟州來降即命為防禦使

遼司徒鄂勒濟子特

爾格誣告其父謀反復詐衆傳及殺行人以其父請杖

而釋之

考具遼史穆宗紀書此事以辛亥繫二月案二月無辛亥蓋史脫三月字也今正之

癸

亥帝步自明德門幸作坊宴射酒酣顧前鳳翔節度使

王彥超曰

彥超初見廣運三年

卿曩在復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納

我彥超降稽頓首曰當時臣一刺史耳勺水豈可容神

龍乎使臣納陛下陛下安有今日帝大笑而罷閏月甲

子朔彥超上表待罪於私第帝遣使慰撫之因謂侍臣

曰沉湎於酒何以為人朕或因宴會至醉經宿未嘗不

悔也侍臣皆再拜

考異宋史太祖本紀云閏三月辛酉津園謂侍臣曰沉湎非令儀朕宴偶

醉恒悔之按辛玉津園在已巳相去數日必王彥超事誤移于下耳李燾亦曰本紀及舊錄皆於閏月甲子初一日也與癸亥實相接蓋因王彥超上表待罪故云

殿前都點檢鎮寧軍節度

使慕容延釗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韓令坤罷為成德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遂不復

除授 丁丑金商房三州民飢遣使賑之 是春令長

吏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人種韭一畦閭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為鑒之令佐以春秋巡視其數秩滿赴調有司第其課而為之殿最又詔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戶籍頃畝以聞即檢視之勿使親鄰代輸其租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甲午詔奪括田使給事中常準官先是館陶民郭賚詣闕訴括田不均詔令他縣官按視所隱頃畝皆實帝怒責準本縣令程

迪決杖流海島 壬寅詔先代帝王陵寢令所屬州府
遣近戶守視前賢冢墓墳壞者即加修葺 已未商河
縣令李瑤坐贓杖死左贊善大夫申文緯奉使按田不
能舉察除籍

富弼曰祖宗朝令犯贓至死者未嘗貸則國有定法
而犯者絕少近年臣寮受賄至死率蒙寬恕是恩無
極刑而犯者愈多不足以禁貪墨也

漢初犯私麴者棄市周令至五斤死帝以其法尚峻庚

申詔民犯私麴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
典其餘罪有差

考異李燾長編繫以壬申日按四月無壬申今從本紀

又以前朝

鹽法太峻定令官鹽闢入禁地貿易至十斤煮鹽至三
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

考異李燾云按太宗實錄先是官貨鹽于民蠶事既畢
即以絲絹償官謂之蠶鹽全民從夏秋賦租償其直食
貨志云唐有蠶鹽皆賦于民隨夏
稅收錢絹與實錄少異當再考之

是月遼主射鹿不

視朝五月癸亥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以皇太后疾赦
雜犯死罪已下詔司天少監王處訥等重覈欽天歷

先是欽天厯成處訥私謂王朴曰此厯不久即差因指其當差處以示朴朴深然之初周世宗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洛陽聶崇義崇義初見顯德四年詳定郊廟器玉崇

義因取三禮舊圖考正同異別為新圖二十卷至是來

上詔加褒賞仍命太子詹事尹拙集儒臣參議拙多所駁難崇義復引經解釋乃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裁處

至當頒行甲戌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吏閱所部

兵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員以處退

兵

孝異按李燾云此但令諸州揀去老弱者耳部送强壮壯以補兩司之闕乃乾德三年八月事兵志及經武

聖畧等多并言之非是今從實錄

罷常參官序遷法舊制皆以歲月

序遷帝謂宰相曰是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渙等治市征有羨利並詔增秩自是不以序遷矣

庚寅供奉官李繼昭坐盜賣官船棄市 詔諸州勿

復調民給傳置悉代以軍卒 五代以來州郡牧守多

武人任獄吏恣意用法時金州民有馬漢患者殺人無賴閭里患之其父母兄弟共殺漢患防禦使仇超判官

左扶悉按誅之帝怒趙等持法深刻並除名流扶海島
自是人知奉法 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於滋德殿
太后聰明有智度每與帝參決大政猶呼趙普為書記
嘗撫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尤愛光義
每出輒戒之曰必與趙書記偕行疾革召普入受遺命
太后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嗚咽不能對太后
曰吾方語汝以大事而但哭耶問之如初帝曰此皆祖
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

天下羣心不附故耳汝與光義皆吾所生汝後當傳位

汝弟

考異薛應旂王宗沐宋元通鑑皆作后云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又王洙史質云遺命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以次傳位今案宋史東都事畧及陳涒通鑑續編但云傳位於汝弟並無傳光美

德昭語李燾辨之甚詳今不取薛王之說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

帝頓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謂普曰汝同記吾言不

可違也

考異東都事畧云后因謂趙普曰爾同記哥言不可違也并是時太宗不在帝旁辨見長編註中今不取

普即就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

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考異李燾曰司馬光記聞稱太后欲傳立二弟其意謂太宗及秦王

廷美也今從正史及新錄而舊錄無有是事按太后以周鄭王幼羣情不附故令太祖授天下於大宗大宗當是時年二十三矣太祖母弟也若并及廷美則無謂廷美當是時纔十四歲而太祖之子魏王德昭亦十歲其齒蓋不甚相遠也舍嫡孫而立庶子人情殆不然然則太后顧命獨指太宗記聞誤也正史新錄稱太宗亦入受顧命而記聞不載今從記聞按太宗初疑趙普有異論及普上章自訴且發金匱得普所書乃釋然若同於牀下受顧命則親見普書矣又何俟普上章自訴且發金匱乎蓋正史新錄容有潤色按太祖實錄載普自訴章其辭畧與記聞同當顧命時太宗實不在旁也正史新錄別加刪修遂失事實耳故必以太宗實錄及記聞為正王禹偁建隆遺事又云廷美與太祖太宗皆杜太后所生今本傳以廷美為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謹按廷美與趙廷俊同母母耿氏實太宗親語宰相國史著之其迹明甚不知遺事果何所據廼云爾就使廷美真

杜太后所生有罪黜廢於親親之道莫損而太宗特設此虛偽以自欺耶其不然決矣或著杜太后愛廷美與親所生不異故流俗固有是說且太后享年六十崩逝時廷美纔十四歲逆數之則生廷美時太后已四十七也然宮掖事秘要不可用傳聞無驗語改國史明迹况所謂建隆遺事者亦不必皆禹偁所記耶臣盡嘗辨之具開寶九年十月

己亥羣臣請聽政從之庚子以太

后喪權停時享辛丑見百官於紫宸殿 庚申帝釋服

是日唐主景卒於南都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為

墳且曰違我言非忠臣孝子也

考異唐主死日宋史作八月甲辰東都事

畧作八月庚子皆誤今從南唐書

壬戌以太后殯不受朝 秋七月

唐主喪歸金陵

考異按王舉天下大定錄景喪歸在七月而南唐書則云八月至金陵今長編

以大定錄
為據從之

有司議梓宮不宜復大內太子從嘉不可乃

殯於正寢從嘉即位改名煌尊母鍾氏為太后后父名

泰章易其號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大赦境內罷

諸道屯田務歸本州縣先是唐主用尚書員外郎李德

明議興復曠土為屯田以廣兵食所使典掌者多非其

人侵擾州縣豪奪民利大為時患至是悉罷使職委所

屬縣令佐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入十分賜一以為祿廩

民稍休息焉 初帝既誅李筠及重進一日召趙普問
曰自唐季數十年來帝王凡易八姓戰鬪不息生民塗
地其故何也 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
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
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
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
人各典禁衛普數言於帝請授以他職帝曰彼等必不吾
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

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帝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高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有欲富貴者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

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
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
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
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懼以
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
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
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帝從之賞賚
甚厚庚午以石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

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殿前副都點檢自是亦不復除授云

考異 李燾曰按司馬光記聞云

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誤矣王氏筆錄蓋得其實今從之文詞多取記聞稍益以丁謂談錄太祖與趙普意但不欲守信等典軍耳豈不全守信等各居方鎮耶太祖云為天子不若為節度使樂是欲守信等出為節度使也及開寶三年冬十月乃罷王彥超等節度使蓋記聞誤併二事為一耳邵伯溫見聞錄又云王審琦坐擅入禁中救火故罷不知同時罷者四人初不緣入禁中救火也今不取

朱熹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

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壬申以光義行開封尹同平章事廷美為山西道節

度使

考具宋史東都事畧薛氏王氏宋元通鑑

先是壬申惟李燾長編作壬午今從壬申

先是范

質奏疏言光義廷美皆品位未崇典禮猶闕乞並加封

冊或列於公台或委之方鎮皇子皇女雖在襁褓者乞

下有司許行恩制故有是命質又言宰相者以舉賢為

職以掩善為不忠竊見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

趙普精通治道經事霸府歷歲滋深皆公忠可倚仗乞

授以台司俾申才用帝嘉納之 是月陳承昭塞棟滑
決河役成賜錢三十萬 吳越自五月不雨至七月

甲辰唐桂陽郡公徐邈奉其主景遺表來上 義武節

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

行友初見開運三年五月

代兄方簡鎮易定

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益盛

深意亦見開運三年五月

帝初即

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帝不許行友懼乃繕

治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藥繼能密

表其事帝遣閻門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

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
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即訊得實已酉
割削奪于友官爵禁錮私第反危深意戶吏之都城內
北隅女真國遣使貢名馬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
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
栗末盛強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
民在南者繫籍於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繫籍于契
丹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

賦令專治舟船渡所貢馬 永濟縣主簿郭顥坐贓一

百二十萬棄市 詔緣邊諸寨有犯大辟者送所屬州

軍鞫之無得輒斷

考異宋史在壬寅日今從長編

國子易博士郭忠

恕被酒與太子中舍符昭文喧競於朝御史彈奏忠恕
叱臺吏奪其奏殺之已未責忠恕為乾州司戶參軍昭

文免所居官 庚申周世宗實錄成

四十卷

唐主煜遣

中書侍郎馮謐來進金銀繒綵

謐即延魯

唐主手表自陳紹

襲之意帝優詔以答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

唐與回鶻可汗之式但呼國主而已帝因之於是始改

書稱詔

甲子以高保勗為荆南節度使保勗淫恣又

好學造詩翰寫之入之至是日竟不言

不聽光憲初見天成元年

遼嘉哩來降

高保勗遣其弟保寅

來朝 戊子遣鞍轡庫使梁義如江南弔祭帝召見面

賜約束因謂左右曰朕每遣使四方常諭以謹飭頗聞

鮮克由禮遠人何觀焉自今出使四方要當審擇其人

詔罷大宴以皇太后喪故也 冬十月癸巳唐主遣

戶部侍郎韓熙載太府卿田霖助葬皇太后山陵

熙載初見

天成元年叔
嗣之子也

丙申命樞密承旨王仁瞻使江南賀唐

主新立

戊戌勅沿邊諸州禁民無得出塞侵盜戎馬

前所盜者悉令還之

丙午祔葬明憲皇太后於安陵

是月命知制誥河南盧多遜看詳進策獻書人文字

升降以聞

甲子皇太后祔廟 己巳幸相國寺遂幸

國子監

以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

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

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政治益修吏民愛之濬楚民飢詔令長吏開倉賑貸西山巡檢使郭進敗北軍於汾西獲馬牛驢數千計

進威令嚴肅帝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
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
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寇進語其人曰汝敢論吾信
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其人踴躍
赴戰大致克捷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帝曰爾
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罪耳命以其人還之進復請曰
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帝乃從之 十二月乙未昭
義節度使李繼勲奏敗北漢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獲

遼州刺史傅廷彥弟勲以獻代州刺史折仁里党項
蕃部之大姓也世居河西帝以其有扞邊功召令入觀
復命歸領刺史如故周廣順初鎮州諸縣十戶取才
勇者一人為弓箭手餘九戶資以器甲芻糧是歲詔釋
之凡一千四百人始置藏冰務常以孟夏命官用幣
以黑牲祭玄冥之神乃開冰祭於太廟初南漢女巫
樊胡自言玉皇降其身因宦者陳延壽以見其主銀帳
於內殿設幄帳陳寶器胡冠遠遊衣紫袍坐帳中宣禱

福呼銀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內太師龔澄樞女侍中盧瓊仙等附之澄樞見顯德三年
瓊仙見乾祐三年是歲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起行百餘步乃仆胡以為符瑞諷羣臣入賀

建隆三年春正月庚申朔以喪不受朝賀 已巳命淮南道官吏發倉廩以賑飢民初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歸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可貸民至秋乃收新粟沮之者曰若歲薦饑將無所取償孰孰具

咎帝以詰義倫對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宜感召和氣

立致豐稔寧復憂水旱邪帝悅故有是命

考異義倫名犯太宗偏諱

故史稱沈倫李燾曰倫傳不載其年故事稱元年寶訓
稱二年亦不知的是何日按倫於元年二月壬戌初除
戶部郎中四月乙卯受詔分督在京諸倉則使吳越必
在督倉以後安得尚指秋粟其稱元年者誤也稱二年
者亦無所証據而此年正月乃有是命疑此即太祖用
倫之言故載於此倫於此年十一月而寅乃自戶部郎
中除給事中

甲戌廣皇城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

令諸州長吏勸課農桑自後歲首必下此詔 詔州

縣不得役僑居民 癸未幸國子監 丁亥以監察御

史劉湛為膳部郎中湛榷茶斲春歲入增倍遷拜越級
非舊典也 二月庚寅令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曾任
幕職州縣者各舉堪為賓佐令錄者一人聽內舉貪濁
畏懦舉主坐之 甲午詔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每五
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刑
獄冤濫百姓疾苦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無以觸諱為懼
己亥更定竊盜律贓滿五千足陌者乃處死 蜀主
以秦王玄誥為皇太子 壬寅帝謂侍臣曰朕欲武臣

盡令讀書俾知為治之道左右皆莫對

考異李燾曰賜崔頌等酒果據

實錄在此年六月崔頌傳亦云三年夏始聚生徒而寶訓載武臣讀書事乃因賜頌等誤也今不取

丁

未詔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節度使者

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

公用依唐制也 甲寅北漢寇潞晉二州守將擊走之

丙辰幸國子監遂幸迎春苑宴從官 三月戊午朔

控鶴右廂都指揮使尹勲配隸許州為教練使勲督浚

五大河陳留丁夫夜潰勲擅斬其隊長十人又追獲亡

者七十人皆刖其左耳有詣闕稱冤者兵部尚書李濤臥病家居力疾草奏乞斬勲以謝百姓濤家人曰公宜自愛朝廷事姑置之濤憤然曰死者人之常吾豈能免但我掌兵柄軍校無辜殺人豈得不論帝覽其奏嘉之然念黜忠勇止薄責焉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多枉法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幾廢自今決大辟者錄案聞奏委刑部詳覆 戊寅詔三司春冬送戍卒衣並官給車粟毋得調發民丁 己卯封丘縣令蘇

允元坐申雨降不實免官 丁亥徙北漢降民於邢洺

州計口賦粟 禁民火葬

初泉州節度使留從效卒

兄從願之子紹鑑嗣領軍務未幾衙將臨淮陳洪進誣紹鑑謀附錢氏執送於唐推統軍副使張漢思為留後

洪進初見開運元年漢思亦見開運元年考異李燾曰留從效傳從效寢疾為牙校張漢思陳洪進所刲漢思自稱留後洪進為副而陳洪進傳乃稱從效卒紹鑑掌留務月餘洪進乃執紹鑑推漢思自相矛盾以他書參考洪進傳得其實而從效傳誤也從效病當在二年冬其死在今年春大定錄於三月載從效卒然不知的是何日十國紀 年亦不載日

夏四月乙未延寧二州大雨雪溝洫

水丙申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別受密旨許便宜從

事贊將至延州乃分置步騎前後絡繹林莽之中遠見

旌旗羌渾迎者莫測其數無不畏服贊延壽子也

贊初見天

福十
二年帝注意謀帥既令贊屯延州又命董遵誨屯環州

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閼

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

筠領棣州以拒契丹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

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勲鎮昭義以禦太原諸臣家族在

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
免所過征稅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為
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自此
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越之
地 邢州言北漢民四百十人來降 乙巳贈兄光濟
為邕王弟光贊為夔王追冊會稽郡夫人賀氏為皇后
北漢寇麟州防禦使楊重勲擊走之 定難節度使
李彞興遣使貢馬三百匹帝方命玉工治帶即遣使以

帝賜之彞興感服 甲子幸相國寺禱雨遂幸迎春苑

宴射 乙亥發潞州民開太行道通餽運 河北諸州

旱遣使乘傳檢旱苗 甲申復幸相國寺禱雨詔撤樂

太官進蔬食 乙酉大治宮闈倣西京制命韓重贊董

其役 六月癸巳以樞密使吳延祚為雄武節度使代

知秦州高防秦州夕陽鎮古伏羌縣地西北接大數材

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及尚書左丞高防知秦州建議

置采造務取其材以給京師蕃部尚頗裕帥衆來爭

異考

宋史太祖本紀六月壬子蕃部尚頗裕等爭采造務以
兵犯渭北知秦州高防擊走之按是月癸巳以吳延祚
代防如紀所書之日則擊走在命延祚後二旬恐誤今從長編防以狀聞帝不欲邊境
生事乃遣延祚先一日謂之曰卿年高久掌樞務今與
卿秦州庶均勞逸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不能無
憂故先告卿也

富弼曰擴地而侵其疆則患生不測服而撫之聖人
之遠策也

先是周世宗之二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帝既受禪即

命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儒之像帝自贊孔顏命宰臣

兩制以下分撰餘贊車駕屢臨幸焉於是左諫議大夫

河南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書

頌協子初見廣
順元年三月

帝聞

而嘉之遣中使遍賜酒果尋又詔用一品禮立十六載

於文宣王廟門

考異李燾曰據實錄本紀及會要太祖以建隆二年十一月始幸國子監三年

正月又幸而祖宗故事乃云元年正月初幸二月再幸

因詔增葺祠宇繪塑聖賢其年月與諸書特異今不取

若增葺祠宇塑繪聖賢則會要固以為國初事不緣幸監然後有此舉也故事蓋誤耳

右補闕

袁鳳坐檢田不實責授曲阜縣令 己亥以旱故減京畿

及河北諸州死罪以下 壬寅京師雨 丁未命吳延
祚齋詔赴秦州赦尚頗裕等罪所擊戎俘並釋遣之遂
罷采造務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三

起壬寅閏茂七月盡昭陽大
淵獻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建隆三年秋七月己未禁諸州中元張燈 壬戌放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 乙丑知舒州左諫議大夫馮

贊言州界有菰蒲魚鼈之利居民舊以自給前防禦使
司超增收為市征漁奪奇細疲俗告病宜蠲除其稅從
之文思使常岑子勲詐稱供奉官為泗州長史所覺
捕送闕下乙亥斬勲於東市先是雲捷軍士有偽刻侍
衛司印信者捕得斬之帝曰諸軍比加簡練尚如此不
逞耶命搜索悉配沙門島於是姦猾斂迹詔朝臣出
使還日具所見民生利病以聞右衛率府率薛勲掌
常盈倉受民租槩量重詔免勲官配隸沂州倉吏棄市

考異 李燾曰舊錄以
為二年事今從新錄

八月丙戌朔勅大理卿刷可久

為光祿卿致仕可久年逾七十無請老意帝特命之

考異

李燾曰新錄云可久懇求
休退國史亦同今從會要

庚寅以鎮海鎮東節度副

使錢惟濬為建武節度使惟濬吳越王俶子也俶請授

以嶺南旄鉞帝從之 癸巳蔡河務綱官王訓等四人

坐以糠土雜軍糧礮於市 是日遣引進使郭承遷會

知秦州吳延祚率兵往尚書寨驅蕃族歸本部 乙未

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言近廷臣承詔各舉所知或有

因行賂獲薦者請自今許近親奴婢鄰里告訴加以重
賞又請注授法官及職官各宜問書法十條以代試判
皆施行之 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
及自稱門生 九月戊午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
指揮使同平章事石守信表解軍職許之特加爵邑
庚午吐蕃尚頗裕獻伏羌縣地 壬申修武成王廟
癸酉以百官次對章奏下尚書省集丞郎以上及御史
中丞兩省五品以上參詳其有裨政治者以聞 禁

民伐桑棗為薪又詔黃汴河兩岸每歲委所在長吏課

民多裁榆柳以防河決癸未復置書判拔萃科考異

太祖本紀于八月乙未即書舉此科今從宋實錄及
長編蓋乙未始令有司條奏而施行固在癸未也

甲申武安節度使兼中書令周行逢病革召將吏屬其

子保權曰衡州刺史張文表與吾同起隴畝文表湖州人初見廣

順二年以不得行軍司馬志常快怏吾死必為亂當令楊

師璠討之行逢卒保權領軍務時年十一考異路振九
國志保權以

九月襲位十國紀年亦繫之九月而太祖實錄乃於十月乙未書行逢卒蓋以奏到之日書也今從紀年九國

志李燾長編言行逢崇信禪氏廣度僧尼齊懺不輟每見僧無老少輒拜之捧匝執悅親為煎洗因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其冤乎按五代宋史十國春秋諸書俱不言行逢佞佛惟云保權大會齊僧見被縕之輩雖三尺童子必擣地伏拜今不取李氏之說

冬十月丙戌幸造船務

觀習水戰 戊子以棣州團練使何繼筠為關南兵馬都監 癸巳班循資格及長定格編勅格各一卷 己

亥幸岳臺命諸軍習騎射 廣濟縣令李守中坐贓決杖配沙門島 辛丑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 張文表

聞周保權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以叛保權即命楊師璠悉衆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泣下師璠亦泣顧謂其衆曰汝見郎君乎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皆奮保權又乞師荆南且來求援文表亦上疏自理考異李燾曰據渤海行年紀張文表攻下潭州在當年十月而國史周保權傳乃云明年春益誤也按實錄十二月甲辰已遣趙遵持詔宣諭文表豈得却在明年春始叛蓋明年正月文表尚據潭州

耳

辛亥畋近郊

十一月癸亥詔縣令考課以戶

口增減為黜陟 甲子大閱於西郊帝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頃按籍閱之去其冗弱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今悉為精銳矣 唐

遣水部郎中顧彞來貢

考異宋史在丙寅日南唐書無日今從長編

荆南

節度使高保勗寢疾召牙內都指揮使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後事者延嗣曰先王舍其子繼沖以軍府付公今繼沖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權判內外軍馬事甲戌保勗卒

考異九國志保勗卒于明年非是東都事畧是月癸

亥卒亦誤也渤海行年紀卒于十一月二十日長編從之今取其說

壬午頒建隆四年

歷於唐十二月丙戌左贊善大夫段昭裔坐檢視民

田失實責授海州司法參軍丁亥以武平節度使副使權知朗州周保權為武平節度使舊制強盜贓滿

十疋者絞庚寅詔改為錢三千疋者處死癸巳詔

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下凡盜賊鬪訟先委鎮將者命令與尉領其事自萬戶至千戶各置弓手有差五代以來節度使補署親隨為鎮將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

於州縣吏失職至是還統於縣鎮將所主不及鄉村但
郭內而已從樞密使趙普言也

考異按宋史太祖紀是月丙戌詔縣置尉一員

理盜訟置弓手視縣戶為差當即此事而月不
同今從長編

戊戌蒲晉慈隰相衛

六州饑詔所在發廩振之 庚子班捕盜令給以三限
限各二十日第一限內獲者令尉各減一選獲踰半者
減兩選第二限內獲者各超一資踰半超兩資第三限
內獲者令尉各加一階踰半加兩階過三限不獲尉罰
一月俸全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三殿停官令

尉與賊鬪而盡獲者並賜緋尉除令仍超兩資令別加

陞擢 甲辰遣中使趙遂等賚詔宣諭潭朗聽張文表

歸闕且命荆南發兵助周保權 帝以西鄙羌戎屢為

寇改虢州刺史姚內斌為慶州刺史

內斌初見顯德六年四月

是

歲遷周鄭王於房州

考異按東都事畧新舊實錄李燾長編宋史皆云建隆三年出居房

州不載月日惟陳徑通鑑續編繫於是年冬十月王薛通鑑皆因之至王韓唐餘錄以為開寶三年則誤矣

河北陝西京東諸州旱蝗悉蠲其租 刑部尚書邊

歸謙授戶部尚書致仕

富弼曰唐李靖功高當世自僕射告老止加特進近歲大臣致仕於三公三師之位加三五資不知是何典故三公三師惟大勲全德始可居今因致仕而超拜若別有大勲不知何位待之

蜀主命官追督四鎮十六州逋稅龍游令田淳上疏諫曰今甲子欲交陰陽變動天運人事合有改更如采厚斂之末議必亂經國之大倫又言四海財貨盡屬至尊百姓足則君莫不足今務奪百姓專贍六軍非本計也

蜀主不能用淳謂所親曰吾觀僭偽紛紛改制妃后妻

妾卿相僚佐何如常稱成都尹乃無滅族之禍乎或勸

淳遜詞抑節以取貴仕淳曰吾安能附狗鼠求進哉蓋

指樞密使王昭遠輩也

昭遠初見
乾祐元年

南漢許彥真既殺

鍾允章益恣橫惡龔澄樞等居已上頗侵其權澄樞怒

會有告彥真與先主李麗妃私通者澄樞發其事彥真懼

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

允章
見乾祐元年

南漢主納李托二女長為貴妃次為美

祐元年彥真初
見顧德六年

人皆有寵拜托為內太師政事必先稟托而行

初見顯德六年

乾德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不御殿丁巳發近甸

丁夫數萬修築畿內河堤庚午以慕容延劍為

湖南道行營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發兵會

襄陽以討張文表先是盧懷忠使荆南帝謂曰江陵人

情去就山川向背吾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繼沖控

弦之士不過三萬年穀雖登民困於暴斂其勢日不暇

給取之易耳於是帝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

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遂以成筭授
處耘等 癸亥命太常卿邊光範權知襄州戶部判官
滕白為南面軍前水陸轉運使 乙丑幸造船務觀造
戰船 丙寅以張勲為南面行營馬軍都監盧懷忠為
步軍都監 丙子詔荆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考異
宋史
作甲戌今從長編 庚辰以高繼沖為荆南節度使 楊師璠之
討張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戰師璠大敗
之遂取潭州執文表初文表聞王師來伐潛送款於趙

璲璫遣使撫慰之指揮使高超語其衆曰觀中使之意

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圖害朗州吾輩無遺類矣乃斬

文表於市

考異宋史云二月壬辰宋文表于朗陵市今從長編

鬻食其肉

初命

大臣知州事懲五代藩鎮彊盛之弊也時異姓王及帶

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

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二月

甲申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著責授比部員外郎著

不拘細行嘗乘醉宿倡家為巡吏所執既知而釋之密

以事聞帝置不問於是宿直禁中夜叩滋德殿求見帝
令中使引陞殿近燭視著著大醉垂髮被面帝怒發前
事黜之御史中丞劉溫叟等並坐失於彈劾奪兩月俸
丙戌天雄節度使符彥卿來朝帝欲使典兵趙普以
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屢諫不聽宣已出
普復懷之請見曰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帝曰卿苦
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普曰陛下
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中止 高繼沖自以年

幼未知民事刑政賦役委節度判官孫光憲軍旅調度
委銜內指揮使梁廷嗣謂曰使事事得中人無間言吾
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先遣閣門使丁德裕喻繼沖以
假道之意請具薪水給軍兵馬副使李景威說繼沖曰
王師雖假道以收湖湘恐因而襲我願假兵三千設伏
荆門險隘處候其夜行發伏擊之繼沖不聽曰吾家累
歲奉朝廷必無此事光憲曰景威峽江一民耳安識成
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聖宋受命

凡所措置規模益宏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壓卵爾湖湘既平豈有復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則荆楚免禍公亦不失富貴繼沖以為然景威知計不行出而歎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繼沖遣延嗣與其叔父保寅奉牛酒來犒師且覘師之所為壬辰師次荆門處耘見延嗣等待之有加延嗣喜馳使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延嗣召延嗣等宴飲於其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疾保寅

廷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惶恐出迎遇處耘於江陵
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廷劍而率親兵先入登北
門比繼沖與廷劍俱還王師已分據衝要布列街巷矣
繼沖大懼江陵志餘云宋兵入城繼沖以
轔覆升給內人入輿多墮井死遂盡籍其三

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奉表來歸癸巳我師

既收荆南益發兵日夜趨朗州周保權懼召觀察判官

李觀象

魏象初見
康順元年

謀之觀象曰文表已誅而王師不還

必將盡取湖湘之地今高氏東手聽命唇齒既亡朗州

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幸不失富貴保權將從之指揮使張從富等不可乃相與為距守計 庚子荆南表至帝復命高繼沖為荆南節度使遣樞密承旨王仁瞻赴荆南巡檢上聞李景威之謀曰忠臣也命仁瞻厚卹其家 帝遣使諭周保權及將校曰大軍既拯爾難何為反距王師自取塗炭保權不答遂進討之慕容延釗大破其軍於三江口遂取岳州考異 李燾曰 實錄于三月初八日始書此蓋用延釗奏到日也 然取岳州當在二月末今移入而不書日十國紀年亦繫之二月 是月遣使往

澶滑魏晉絳蒲孟開倉賑貸 三月張從富等出軍澧州南與我師遇未及戰望風先潰李處耘逐北至敖山寨賊棄寨走俘獲甚衆賊縱火焚州城奔竄山谷壬戌我師入朗州擒從富梟其首周保權匿僧舍處耘遣麾下捕之遂獲保權以歸荆南平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命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癸酉吏部尚書張昭等詳定五刑之制凡流刑四徒杖笞刑各五 令州縣復置義倉官所收二稅

每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儉 夏四月甲申減荆南
潭朗州死罪囚流以下釋之配役人放還蠲三年以前
逋稅及場院課利 初置諸州通判凡軍民之政皆統
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體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
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
使之權益輕用趙普之言也 庚寅出內府錢募諸軍
子弟數千人鑿池於朱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
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考異按續通鑑言選卒習戰池中非以習戰為池名

也宋史云出內錢募諸軍子弟鑿習戰池非是

辛卯王處訥上新定建隆應

天歷帝製序頒行之丙申兵部郎中曹匪躬棄市海陵鹽城屯田副使張鵠除名並坐令人齋輕貨往江南兩浙販易故也戊戌符彥卿辭歸鎮以華州團練使張暉為鳳州團練使兼西面行營巡檢壕寨使暉前在華州治有善狀帝既誅李筠將事河東召暉入覲問以計策暉曰澤潞瘡痍未起軍旅薦興民不堪命當俟富庶後圖之帝慰勞遣還於是始謀伐蜀乃徙暉鳳州

暉盡得其山川險易密疏進取之計帝覽之甚悅清
源留後張漢思年老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副使陳洪
進漢思患其專乃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
同謀者懼以告洪進洪進亟出甲士皆散漢思由是嚴
兵備洪進一日洪進袖大鎖常服安步入府中叱去直
兵漢思方處內齋洪進即鎖其門謂之曰軍吏以公耄
荒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錯迕
不知所為乃自門扇間授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告之

曰漢思昏耄不能為政授吾印矣將吏皆賀即日還漢

思外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

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

考異李
燾曰徐

鉉江南錄并九國志載洪進遣使告李煜煜即以洪進
為清源節度使國史因之按煜傳載上表乞寢洪進恩
命安得便自除洪進節度使也今不取國史又稱荆湖
平洪進懼始遣魏仁濟按洪進既奪漢思印即遣仁濟
告於朝不緣

慕容延釗言辰錦溪叙等州各奉牌印

請命甲辰詔重鑿砥柱三門禁涇原邠慶州不得

補蕃人為沿邊鎮將乙巳幸玉津園閱諸軍騎射

辛亥令諸州造輕車以給餽運 五月壬子朔慕容延

釗言唐主遣使以牛酒來犒師 己未鳳翔節度使王

景卒謚元靖 辛酉命尚書左丞高防權知鳳翔府 乙

丑命鐵騎都將李懷義內班都知趙仁遂增修宮闈既

成帝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

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考異富弼三朝寶訓載在建隆三年九月前諸史皆因之不知正月

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治五月始大治宮闈倣西京制至是始落成故帝坐正殿而有是言也當從長編不應入前

戊辰以工部侍郎文頴為戶部侍郎致仕帝命

執政擇廷臣督在京諸倉頴與焉頴自以清望官不宜

親濁務辭不肯為帝曰惟致仕乃可免耳頴遂請老

頴初

見顯德五年蜀宰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啟運不

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

保安三蜀之長策也

考異按十國春秋此語在建隆元年十一月今從長編

蜀主

將發使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乃以文思使景處塘等

率兵屯峽路又遣使往涪瀘戎等州閱權手增置水軍

六月乙酉詔免潭州諸縣無名配斂 壬辰以大暑

罷京城營造賜工匠衫履 初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

廊所畫名將以杖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何為

受饗於此命去之左拾遺知制誥高錫因上疏論王僧

辯不克善終不宜在配饗之列乃詔吏部尚書張昭工

部尚書竇儀與錫別加裁定取功業始終無瑕者癸巳

昭等議升 漢灌嬰後漢耿純 王霸祭遵班超晉王渾周

訪宋沈慶之後魏李崇傅永北齊段韶後周

李弼唐秦叔寶張公謹唐林環渾瑊裴度李光

顏李愬鄭畋梁葛從周後唐周德威符存審

凡二十

三人退

魏吳起齊孫臏趙廉頗漢韓信彭越周亞夫後漢段紀明魏鄧艾蜀閻侯張飛晉杜元凱陶侃

北齊慕容紹宗梁王僧辨陳吳明徹隋楊素賀若弼文萬歲唐郭元振李光弼王孝傑張齊邱凡二十

二人詔塑齊相管仲像於堂畫魏西河太守吳起於廡下餘如昭等議 詔荆南兵願歸農者聽官為葺舍給賜耕牛種食 丙申令有司三歲一舉先代帝王祀典各以功臣配饗高辛堯舜禹湯文武漢高祖皆因其故廟又別建漢世祖廟於南陽唐太宗廟於醴泉世祖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配太宗以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配並畫像廟壁 庚子羣臣三上表請舉

樂從之 己酉命鎮國節度使宋延渥帥禁旅數千習
戰於新池帝數臨觀焉 庚戌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
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
郎于繼徽知臨清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時符彥
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時選強幹者往
益之其後右贊善大夫周渭亦知永濟彥卿郊迎渭揖
於馬上就館始與彥卿相見畧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
逸渭捕獲暴其罪斬之不以送府渭先為白馬主簿縣

大吏犯法渭即斬之帝奇其才故擢右贊善大夫

考異
李肅

曰渭知永濟不知何時接實錄此年十二月癸亥以主客員外郎董樞知臨濟縣國子博士王仁濟知魏縣王祐與子繼徵到任才半年耳已除督人則楊應夢未必久居永濟或渭即繼應夢之後而實錄失不復載也既不的知其月日因附見於此

秋七月甲寅以湖南死事斬彥朗男

承勲等三十人補殿直監修國史王溥上新修梁後

唐漢晉五代會要三十卷丁巳安國節度使王全

斌與洺州防禦使郭進趙州刺史陳萬通登州刺史高

行本客省使曹彬等率兵入北漢界獲生口數千人來

獻詔釋之彬從母為周太祖貴妃初帝典宿衛尤器重
彬彬非公事未嘗造門平居燕會亦罕與帝即位自晉
州都監召入見謂曰疇昔我親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
曰臣周室近親列職禁庭安敢交結尊貴帝益嘉獎焉
戊午頒量衡於澧朗諸州懲割據厚斂之弊也 已未
詔民有疾而親屬遺去者罪之 丁卯幸武成王廟遂
幸新池觀習水戰 賜荆南管內民今年夏租之半
甲戌周保權詣闕待罪詔釋之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

乙亥命增築朗州城浚其壕賜管內民今年夏租
己卯判大理寺事竇儀等上重定刑統等書詔刊板摹
印頒天下儀等參酌輕重時稱詳允 北漢宿衛殿直
行首王隱劉詔趙蠻等謀叛事覺被誅詞連樞密使段
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鈞寵姬郭氏
醫僧之女也僧與婆婦通而生姬有殊色鈞將立為妃
常以為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鈞乃止姬之昆弟姻戚
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之死非其辜國人憐焉

八月庚子朔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既而有司言冬至

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請改用十六

日甲子詔可

考異李燾曰太祖乾德元年初郊有司以冬至近晦日請用十一月十六日甲子

按章德象所編三朝會要初不及此而王珪等所編五朝會要始載近晦事蓋五朝會要得之於姚闢所修太常因革禮所載實得之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

壬午殿前都虞候嘉州防禦

使張瓊自殺時軍校史珪石漢卿等方得幸瓊數輕侮之漢卿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自作威福且毀皇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時事帝召瓊面訊之瓊不伏帝怒令

擊之漢卿即奮鐵楲擊其首氣垂絕乃曳下御史府按

鞠瓊自殺上旋聞其家無餘財止有奴三人甚悔之責

漢卿曰汝言瓊部曲百人今安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

敵百耳帝亟命優恤瓊家然亦不罪漢卿

考異 李燾曰
新錄及國史

并宋白所為瓊傳並云獄具乃賜死於城西井亭
今從舊錄疑新錄與國史及宋白或加潤色也

先

是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馬仁瑀嘗私以士屬知貢舉薛

居正居正實不許而陽諾之榜出無其人及聞喜宴日

仁瑀乘醉攜所屬士慢罵居正御史中丞劉溫叟劾奏

仁瑀帝曲為容忍龍捷右廂都指揮使王繼勲皇后母弟也挾勢驕倨多陵蔑將帥仁瑀獨與抗相忿爭輒攘臂欲毆繼勲繼勲憚其勇頗為屈而怨隙愈深於是受詔都試郊外兩人因欲相圖陰勒所部兵私市白梃上微聞其事即詔罷講武甲申出仁瑀為密州防禦使置繼勲不問以泰州團練使潘美為潭州防禦使南漢人數寇桂陽及江華美擊走之溪洞蠻獠自唐末之亂不供王賦頗恣侵掠為居民患美帥兵深入窮其巢穴

斬首百餘級餘黨散潰美悉令招誘貸其罪以已俸市牛酒宴犒賜金帛慰撫之夷落遂定

丁亥王全斌復

與郭進曹彬等帥師攻北漢樂平縣降其拱衛指揮使王超等北漢將蔚進郝貴超悉著漢兵來救三戰皆敗

之遂下樂平即建為平晉軍

考異路振九國志云郝貴超被擒按貴超明年復戰

遼州以為被擒者誤也今從長編

壬辰詔九經舉人

落第者宜依諸科舉人例許再試丙申北漢靜陽

等十八寨首領相帥來降泉州陳洪進遣使來貢

平晉軍一作樂平軍今從宋史

齊州河決 己亥幸造船務 遼幽州岐溝關使柴庭
翰等來降 癸卯宰相范質等率百官上尊號不允
是月遼主如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 甲寅
羣臣三上表請加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從之
高麗國王昭遣使時贊等入貢涉海值大風溺死者九
十餘人贊僅而獲免詔勞卹之 詔開封府選樂工八
百三十人權隸太常寺習樂將行郊祀禮也 詔諸州
府長吏禁以僕從人干預政事 丙寅大宴廣政殿始

用樂 丁卯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李處耘責授淄
州刺史處耘與慕容延釗不協更相論奏帝以延釗宿
將赦其過止罪處耘亦恐懼不敢自明 內子詔
朝臣無得公薦貢舉人故事每歲知貢舉官將赴貢院
臺閣近臣得薦抱才藝者號曰公薦然去取不能無所
私至是禁之 慕容延釗獲汪端磔於朗州市端初攻
州城不克與其黨聚山澤為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
人謀應端悉捕繫欲誅之薛居正以計緩其事及端被

擒詰之僧無與謀者皆得全活 北漢主誘遼兵攻平

晉軍命郭進張彥進曹彬陳萬通領步騎萬餘往救之

未至一舍北漢引兵去

考異李燾曰國史契丹傳載此事在杜延翰以遼州來降之後

今從新錄及本紀

癸未令襄州盡索湖南行營諸軍所掠生

口遣吏分送其家放潭邵州鄉兵數千人歸農減江陵

府民舊租之半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扈蒙以僕夫扈

繼遠為從子屬之同年生淮南轉運使仇華使釐務繼

遠盜官鹽事發戊申蒙坐奪金紫黜為左贊善大夫

魏仁濟以陳洪進表至洪進自稱清源節度副使權知
泉州等州聽命於朝帝遣通事舍人王班齋詔撫諭之
十一月癸亥饗太廟是夕陰晦至夜分開霧帝初詣
太廟秉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問儀仗名物甚
悉頌應對詳敏帝大悅甲子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宣祖
配還御明德門大赦改元乾德羣臣奉冊上尊號於崇
政殿先是帝謂大禮使范質曰中原多故百有餘年禮
樂儀制不絕如綫今幸時和歲豐克舉禋祀報神資乎

備物卿與五使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
寅恭之意於是質與陶穀張昭等討尋故事詳定新制
曰南郊行禮圖又令司天監定從祀星辰圖上之又言
饗廟郊天從祀羣官合前七日受誓戒於尚書省今併
於一日受之有虧誠懇望令分日各誓百官並從之將
升壇有司具黃褥為道帝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
撤之還宮將駕金輶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初有司
議配饗請以僖祖升配張昭獻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

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徧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於圜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積累勲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饗從之丙寅唐主煜遣使來助祭南郊及賀冊尊號丁卯詔防禦團練刺史州舊有都督府號者并停仍為上州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號曰飲福宴自是為例十二月庚辰殿前散祇候李璘以父

讐殺察員陳友於市璘自首上壯而釋之 荆南節度使高繼沖表乞陪祀許之因舉族歸朝已未改命繼沖為武寧節度使 甲申皇后王氏崩翰林醫官王守愚坐進藥不精審減死流海島 己亥以殿前侍御史鄭起為西河令顯德末起為殿中侍御史見帝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質不聽嘗遇帝於路橫絕前導而過帝初不問於是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範官檢校司徒吏輒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驃一日從廷範

出近郊延範揖起行馬起曰此驃也安用過呼延範深
銜之密奏起嗜酒廢職遂左遷右拾遺浦城楊徽之亦
嘗言於世宗以為帝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帝即位將因
事誅之光義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於是亦出為
天興令 庚子尚書左丞高防卒於鳳翔帝甚悼惜之
遺供奉官陳彥珣部署歸葬西洛凡所費用並從官給
防性沈厚守禮法所踐歷皆有能名 乙巳唐主煜上
表乞呼名詔不允 禁道州調民取硃砂除衡岳州二

稅外所賦米并毋得發民烹銅鉢及作炭 遣內客省
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繼筠分詣晉潞州與節度使趙彥
徽李繼勲會兵入北漢境收其邊邑及遼石州 閏月
乙卯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卒贈中書令追封河
南郡王帝雅與延釗友善常兄事之及即位猶呼為兄
延釗寢疾帝自封藥以賜聞其卒哭之慟禮官言為近
臣發哀哭聲宜有常帝曰吾不知哀之所從出也 龍
捷軍校王明詣闈獻陣圖請討幽州帝嘉之賜以錦袍

銀帶錢十萬或言帝將北征大發民餽運河南民相驚

逃亡者四萬家帝憂之丙寅命樞密直學士薛居正馳

傳招集踰旬乃復故初周世宗始征淮南之歲宣祖

冀安陵安陵在京城東南隅辛未命司天監趙修已

初見乾祐元年修已

內客省使王仁瞻等改卜安陵於西京鞏縣之

鄧封鄉乙亥詔乘輿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飾永安

節度使折德辰敗北漢軍數千人於府州城下獲其衛

州刺史楊璘國子博士聶崇義上言皇家以火德上

承正統請奉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尊而祭之
為壇於南郊奉宣祖升配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北漢

主嗣位所以事遼者多畧不如世祖時每事稟之

劉是廟號

世祖於是遼持書來責北漢主得書恐懼遣使幣往謝遼

執其使而不報北漢地狹產薄又歲輸於遼故國用日

削乃拜五臺僧繼顥為鴻臚卿繼顥故燕王劉守光之

子守光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為浮屠後居五臺山為

人多智善商財利世祖頗倚賴之繼顥能講華嚴經四

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遼界上繼顯常得其
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柘谷置銀冶募民
鑿山取礦烹銀北漢主取其銀以輸遼歲千斤因即其

治建寶興軍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